

我们都知道“五一劳动节”是现代的产物,但却很少有人知晓,其实古人也有“劳动节”,而且还不止一个。

二月二“耕事节”

要说起历史最悠久、名气最大的古代“劳动节”,首推“农历二月二”,其历史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。

晋代文史学家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里记载,“三皇”之首伏羲重农桑,务耕田,每年新春二月二都要“御驾亲耕”,百姓也要在这天开始下田耕作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也记述了周武王在二月二不仅举行盛大仪式,还率文武百官亲耕。到了宋元时期,二月初二的含义进一步扩大,既是“耕事节”,又是“劳农节”“踏青节”。自雍正以后,每年二月初二,皇帝都会亲自出圆明园,带领朝廷官员和皇后、宫女到专门开辟的“一亩园”扶犁耕田。民间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打油诗:“二月初二龙抬头,天子耕地臣赶牛,正宫娘娘来送饭,当朝大臣把种丢,春耕夏耘率天下,五谷丰登太平秋。”生动反映了明清两代的皇帝对二月初二的劳动



古人的“劳动节”

□ 钟芳

节的重视。

七月七“乞巧节”

在“男耕女织”的古代家庭分工模式下,既然男人们有专属于自己的劳动节日——“耕事节”,女人们有没有“织女节”呢?答案是肯定的,不过不叫“织女节”,而是“乞巧节”(大名“七夕节”)。

话说织女是天上的织布能手,只在每年的七月七日夜,织女牛郎鹊桥相会

时,才能得见。所以古代的女孩们,会在这一晚,对天祭拜,乞求女神赋予她们一双巧手,针织女红样样娴熟,这就是“乞巧”的缘故。不过“乞巧”渐渐地就变成了“斗巧”,成为姑娘们比赛针线活的“擂台”,并由此衍生出诸多有趣的“赛巧”项目,比如穿针乞巧、投针验巧、兰夜斗巧等。这些源于生活的娱乐、比赛项目,都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热爱劳动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。

歌颂劳动的诗篇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诗歌总集,里面就有大量描绘劳动生产的农事诗。像那首著名的《伐檀》一开头就讲“坎坎伐檀兮,真之河之干兮,河水清且涟猗”,是一首描写魏国伐木工人劳作并表达不满的民歌。《采芣苢》诗曰: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掇之”,则是农妇们采摘车前子草的乐歌,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的高贵品质。

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唐代诗人李绅的这首妇孺所知的《悯农》,寥寥数句,就把劳动者的辛勤和劳苦写到了极致。

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里把劳动的艰辛描绘得细致入微,生动感人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。”读着这样的诗句,我们不能不为诗人对农家的同情与怜惜所感动。

闲话

大师们阅卷真「雷人」

梁启超“估分”

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,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。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。该生前往请示导师,梁启超随口说:“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,看考卷既浪费时间,对我也没有帮助,放暑假你准备一下,开学来补考就是了。”开学后,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,并解释说,“你的考卷我还是没看,经过一个暑假复习,你一定考得很好,我也就不用再看了。”

林语堂“相分”

林语堂的判分方法堪称“另类”——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。他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任任英文教员时,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。他的理由是:“我在大学课堂上,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,多半是见面不知名,少半连面都不认得。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,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,这也太马虎了,打死我也不这么做。”那么,期终成绩怎么办呢?林语堂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,依次唱名,叫到的学生一站起来供他“相面”,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。

钱玄同“印分”

钱玄同是国学大家,做教授自然很有“特色”,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。北京大学为钱玄同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,刻上“及格”二字:钱玄同收到考卷后,即直接送到教务室,由教务室统一盖上“及格”的图章,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。

北大的宽容态度,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,竟对外四处推广。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,仍旧照此办理。不料这次他碰上了钉子:学校方面将钱玄同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。钱先生顿时来了脾气,毫不退让,将考卷原封不动又送了回去,校方更是生气,警告钱先生,如再次拒绝判卷,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,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。钱玄同何等入也,哪能“咽下”这口气?当即作书一封,言道:“判卷恕不能从命,现将薪金全数奉还。”信内附钞票若干。

(摘自《太原晚报》)

辨析

“肮脏”本是褒义词

□ 许晖

“肮脏”一词在今天只有一个意思:不洁净。但在古代,不仅读音不一样,而且意思也完全不一样。

肮,从骨从亢,本义是咽喉,比如古人有种死法叫“绝肮”,即割断咽喉而死。“脏”本义是身体内部器官的总称,比如内脏、五脏。“肮”和“脏”组成一个连绵词“肮脏”,有两个意思,一个意思是高亢刚直的样子。东汉赵壹的《疾邪诗》中写道:“伊优北堂上,肮脏倚门边。”“伊优”是逢迎谄媚的样子,《康熙字典》解释“肮脏”为“直之貌”,“直”即倔强、刚直。小

人善于逢迎谄媚,因而得以升堂为权势的座上客,而高亢刚直的君子不受重视,只能倚在门边。

“肮脏”的另一个意思是身躯肥胖的样子。北周庾信的《拟连珠》中写道:“肮脏之马,无复千金之价。”就是指身躯发胖的马不再值千金之价了。

大约从元明开始,“肮脏”一词逐渐演变出糟蹋、卑鄙、丑恶的意思,尤其在戏曲和话本小说中使用得非常频繁,后来又慢慢演变出不洁净的意思。到了清朝,“肮脏”已定型为今天的语义。

谈趣



《戏赠杜甫》:饭颗山头逢杜甫,顶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,总为从前作诗苦。这是李白调侃杜甫的诗。李白和杜甫曾相见多次,同游梁宋,访仙问道,再一次相遇时,李白问杜甫:请问老兄自从分别以后为何如此消瘦?恐怕都因为这一段岁月里作诗太费辛苦。

《西江月·遣兴》:醉里且贪欢笑,要愁那得工夫。近来始觉古人书,信著全无是处。昨夜松边醉倒,问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动要来扶,以手推松曰去。

《国风·郑风·狡童》:彼狡童兮,不与我言兮。维子之故,使我不能餐兮。彼狡童兮,不与我食兮。维子之故,使我不能息兮。这首诗翻译过来是这样的:那个滑头小伙子,为何不和我说话?都是因你的缘故,使我饭也吃不下。那个滑头小伙子,为何不与我共餐?都是因你的缘故,使我觉也睡不安。多么可爱的情绪,多么真诚的喜欢。让人听了都很开心呢!

《戏问花门酒家翁》:老人七十仍沽酒,千壶百瓮花门口。道旁榆荚巧似

且看诗人段子手

这是辛弃疾醉酒之后写的一首诗,来看他写了些啥:昨晚我在松树旁醉倒,问松“我醉到什么程度?”恍惚中看见松枝摆动,疑是要把我扶救,连忙用手一推说:“去!”

《国风·郑风·狡童》

钱,摘来沽酒君肯否?一个老人在卖酒,将上千个酒壶和酒瓮摆放在在花门楼口。岑参见了,灵机一动,说:道路旁的榆荚看起来也很像一串串铜钱,我摘下来用它买酒您可卖否?

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(节选)》:龙丘居士亦可怜,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,拄杖落手心茫然。苏轼最是爱调侃人的,好友陈季常惧内,据说,苏轼等人经常找陈季常游乐,引得陈夫人发怒。苏轼这样形容朋友的夫人:夫人一句怒吼,吓得手里的拐杖掉落在地,心里一片空白。

《读诗》:船中活计只诗编,读了唐诗读半山。不是老夫朝不食,半山绝句当朝餐。早起乘船,本想流连山光水色,结果却被那好诗所吸引,读完了唐诗,读半山诗集,一个劲地吟诵,如醉如痴,硬是把早餐忘了个一干二净,就当我把王安石的诗当成了早餐吧!

释义

「小蛮腰」最早指男性的细腰

史料中,“小蛮腰”典出有二:一说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家姬小蛮的腰像杨柳,后泛指女人的细腰。二说则是“楚王好细腰”的故事。当时楚国所处地理位置,被中原王朝视为荆蛮之地,故细腰便别称为“楚腰”或曰“蛮腰”。

第二说似乎更具可信度。但历史上楚王(楚灵王)所好的细腰,并非是女人之腰,而是“士人”之腰,是大男人的腰。从前,楚灵王喜欢他的臣子有纤细的腰。所以朝中的大臣,都是每天只吃一顿饭来节制自己的腰围,每天上朝前整装时都抑制住呼吸收腰,然后把腰带束紧,弄得扶着墙壁才能站起来。到了第二年,满朝文武们的脸色都呈黑黄色了。

无论是《战国策》还是《兼爱》篇里,都明言“楚灵王好士细腰”。“士”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男性群体的专用称呼。是故,楚灵王所好的是男人的细腰无疑。后来,我们在不少古籍看到的“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人”,则日渐演变为专指女性之细腰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千古误解。

(摘自《文史天地》)